

【理论探讨】

《黄帝内经》“五郁”本义考释*

杨威 陈希成 王霜 于峥[△] 王国为[△]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北京 100700)

摘要: 五郁是木郁、火郁、土郁、金郁、水郁的合称,源自《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木郁达之”等五郁之甚之治。伴随情志不畅致“郁”的热议,对运气异常致“郁”的探究或流于表浅、混淆、曲解,有碍守正传承。“郁”具茂盛、温暖、郁积、阻滞等多重字义,在《黄帝内经》原文中均有体现,五郁并提的队列式出现仅见于六元正纪大论、刺法论、本病论三篇。后世医家望文会意,诸“郁”所涉由天地气运至人体脏腑再至人事情志嬗变,渐脱五运六气束缚却肇基于五运六气理论。剖析六元正纪大论篇诸“郁”,郁见于岁运之气被司天在泉之气郁滞、主气被客气所郁,分别为偏于寒湿的司天在泉之气郁滞火热太过的岁运之气,阴性客气阻滞阳升的主气;若客主不合的郁气较轻浅,提倡折其郁气可先时针刺、用药泻其所胜;若郁气甚者需视本气太过不及,循胜气、郁气的不同而抑强扶弱,因势利导。《素问遗篇》的“五郁”强调新旧年客气转换失常,另予详析。《黄帝内经》诸“郁”本义的守正探究对“郁”证临床具有积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 郁证; 五郁; 运气异常致郁; 五运六气; 郁之甚之治; 胜气; 郁气

中图分类号: R222.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3250(2021)05-0705-06

DOI: 10.19945/j.cnki.issn.1006-3250.2021.05.001

五郁是木郁、火郁、土郁、金郁、水郁的合称,源出于《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1]“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是专门讨论“郁之甚者治之”的内容,逐渐演化为“五郁之治”。作为经典的中医治法而广为流传,强调“气运乖和”则郁,“时必顺之”而解,“郁发择时”可事半功倍,对临床诊疗颇多启发,由此引发理论与临床阐释的后世热议,极富创新且见仁见智^[2-4]。然而,伴随郁证、郁病以及运气异常致“郁”、情志不畅致“郁”的热议^[5-6],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推动下,对中医学术源头《黄帝内经》中涉及的郁、五郁等学术探究渐受重视,却由于五运六气知识背景欠缺,呈现运气异常致“郁”的学术探究多停留于表浅、混淆甚至曲解的现状,造成有碍于守正传承的不利影响。缘此,本文运用中医理论研究方法,探究《黄帝内经》及后世名家对运气异常致郁及其五郁的阐释,以期系统梳理《黄帝内经》“郁”“五郁”内涵,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1 正本清源“五郁”的学术焦点

1.1 “郁”具一字多义,“五郁”集中于三篇

一字多义是中文的突出现象,也普遍存在于中医经典文献的语义表达之中。据《古代汉语词

典》^[7]《说文解字》^[8]等解释,“郁”古又写作“鬱”,本义“树木丛生也”,茂盛的样子,形容盛多、盛美,引申形容香气浓盛、富有文采等。又通“燠”,指温暖。又“鬱,积也”,释为阻滞、积滞、蕴结、不通畅,引申形容心情不舒畅、忧闷烦愁,其中郁积、阻滞的字义切合中医郁证认识。

现代较普遍认为,《黄帝内经》“郁”的病证主要囊括运气异常致郁、情志不畅致郁2种^[9],其中因运气异常所致“五郁”被视为中医郁证的发端^[10-11]。然而论及何为运气异常致郁?多数语焉不详,甚至未能区分《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与《素问遗篇》的五郁之论。

随着心身疾病的重视高涨,郁证、郁病成为中医现代热门词汇。《中医药学名词》^[12]2004版将郁证定义为“以心情抑郁,情绪不宁,胸部满闷,胁肋胀痛,或易怒易哭,或咽中如有异物哽塞等为主要表现的疾病”。2010年版“郁证”更改为“郁病”,定义同前版“郁证”,下增肝气郁结证、气郁化火证、血瘀证、痰气郁结证、心神失养证、忧郁伤神证、心脾两虚证、心阴虚证、心肾阴虚证、肝阴虚证、阴虚火旺证等证型,并收录六郁、气郁、湿郁、痰郁、火郁、食郁诸条^[13]。显然,郁证、郁病归于情志不畅致郁,并未提及与“五郁”的关联,更未涉足五运六气理论。

考察《黄帝内经》正文,“郁”字的出现频率有限,大多数集中于五运六气理论相关的篇章。中华医典(单机版V5.0)限定《黄帝内经素问》(唐·王冰版)范围的正文检索“郁”字80条,分别为生气通天论篇1条,五运行大论篇1条,气交变大论篇4条,五常政大论篇5条,六元正纪大论篇30条,至真要大论篇4条,刺法论20条,本病论15条。

天元纪、五运行、六微旨、气交变、五常政、六元正纪、至真要大论并称《素问》七篇“运气大论”,为

*基金项目: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中医六气理论深化研究及其知识图谱构建探索(YZ-1701);五运六气理论应用的基础研究(YZ-202002);五运六气系列方的配伍规律研究(YZ-1906);六气的时令特点及其用药规律研究(YZ-202010)

作者简介:杨威(1968-),女,北京人,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五运六气、藏象理论与生命节律研究。

△通讯作者:于峥(1977-),女,黑龙江安达人,研究员,从事中医基础理论研究,Tel: 010-64089043, E-mail: zyjcyy@126.com;王国为(1986-),男,福建宁德人,副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医五运六气理论与医家学术思想研究,Tel: 010-64089058, E-mail: wangguoweidoc@163.com。

唐·王冰次注《素问》阑入的篇章,经宋·林亿等考订、校正,被认定为“古医经”而倡“并论补亡”。此后其书成为官学认可的《素问》标准版本,得以广泛传播与尊崇^[14]。刺法论、本病论两篇王冰仅见篇目,至宋·刘温舒整理后呈现于世^[15],称《素问遗篇》,主要论述升降失和、迁正退位不利所致“五郁”与疫病密切相关,“与六元正纪(大论)五郁证相表里也”(《世补斋医书》)^[16],说明两者源流有别,可作互参。

在《素问》中,“郁”广涉多种字义。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郁”字最多见,有形容自然状态或现象的郁燠、火反郁、阳气郁、黄黑郁若,有形容病症或谈及治疗的郁气、热郁、气郁、郁极乃发、郁甚之治、木郁、火郁、土郁、金郁、水郁“五郁”首次队列式出现。《素问·刺法论篇》提及“升降不前,气交有变,即成暴郁”的发病机理,提出“折郁扶运”“发郁亦须待时”“抑之郁发”“可散其郁”等治郁的法则或方法。《素问·本病论篇》认为“气交遇会胜抑之由,变成民病”,久而“化郁”“成郁”“伏郁”以及降之不下、抑之“变郁”“化郁”及“伏之化郁”等。“五郁”并提及见于六元正纪大论、刺法论、本病论篇。由此,历来“五郁”被认为是与五运六气理论密切相关的学术内容,近年文献冠以“运气异常致郁”进行探讨。

《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着眼于病机:“劳汗当风,寒薄为皴,郁乃痤”。《素问·五运行大论篇》描述现象:南方生热,其性为暑,其政为明,“其令郁蒸”。《素问·气交变大论篇》提及岁水太过,甚则“大雨至,埃雾朦郁”;岁火不及,民病“郁冒朦昧”,复则“埃郁”,大雨且至;金不及,“夏有光显郁蒸之令”,则冬有严凝整肃之应。《素问·五常政大论篇》多用于自然现象,伏明之纪“其气郁”,涸流之纪“其主埃郁昏翳”,赫曦之纪“其德暄暑郁蒸”,敦阜之纪“烟埃朦郁”,阳明司天,暴热至,“阳气郁发”。《素问·至真要大论篇》多用于疾病现象,“太阴之胜,火气内郁”“独胜则湿气内郁”,以及“郁冒不知人者”“诸气膹郁,皆属于肺”。

考虑语境及词义,古汉语“郁”字多重字义在《素问》均有体现,但尚未涉及“情志不畅致郁”等范畴,此语义在宋金元之后的“郁”相关中医文献中较高频出现。《黄帝内经》有关“情志不畅致郁”的讨论,如《素问·举痛论篇》“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又如《灵枢·本神》“愁忧者,气闭塞而不行”等,结滞、闭塞、不通的语义与“郁”相同,尚未使用“郁”字表达。

中华医典(单机版 V5.0)无《灵枢》原文版,限定《黄帝内经灵枢集注》范围检索正文“郁”字,再逐一核对本书纸质出版物^[17],检出12条均为后世注文而非《灵枢》原文,如“宛,郁也”,郁滞、五脏之郁

气、郁怒而不得疏达、阳气郁而欲伸出之、气郁之所生、病多本于郁逆、心气受郁、五脏渐积之郁毒、肝脏胃腑之郁毒等,语义强调郁滞、不通畅、不疏达,其间涉及情志之郁,与注文的时代特点相符。

1.2 后世释“郁”易望文会意,嬗变渐脱五运六气束缚

五郁之“郁”具有怫郁、郁抑等含义,即郁滞、不通畅等字义,后世名家解释略有差别。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王冰注^[17]曰:“郁,谓郁抑天气之甚也”,立足气运乖和之论,“虽天气亦有涯也,分终则衰,故虽郁者怒发也”。天气常与地气相对而言,具有清轻、升散之性,习以六气主客候之。《医经溯洄集·五郁论》明确提出“凡病之起也,多由乎郁。郁者滞而不通之义。或因所乘而为郁,或不因所乘而本气自郁,皆郁也”^[18],达之、发之等法。《“经”》虽为病由五运之郁所致而立,不必拘于“五运之变”束缚,“扩而充之”,善顺邪正之势而调制其郁。《内经素问吴注》释“郁,怫也。怫其常性,则气失其和,治之者宜顺其性而利导之。”^[19]病因归咎不遵常性,治法突出顺势利导,理法贯通,五行、五藏、五郁互参互注,扩展五郁之治的普适性。《景岳全书·论内经五郁之治》曰:“经言五郁者,言五行之化也,气运有乖和,则五郁之病生矣。其在于人,则凡气血一有不调而致病者,皆得谓之郁证,亦无非五气之化耳。”^[20]借由五气郁滞发明其用,又以五行之中各具五法而倡“通融圆活之道”。

气运乖和致郁、郁极乃发的自然现象、病症表现、治法原则等,古今文献大多按《素问》原文摘录,鲜有变动。探讨因何而郁及治郁经验时,历代名家往往各抒己见、百花争艳。由《素问》运气异常致郁、五郁之治逐渐推而广之,“积滞不通”所涉“郁”的主体扩大,“郁”的证候囊括气运乖和之郁、阳气怫郁、藏府郁结、元气怫郁、气血痰湿食热六郁、七情郁结、人事失养之郁等,“五郁之治”成为因郁所致众多病症的重要治疗原则,彰显后世医家的创新。

如《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第六》(48条二阳并病)论及阳气怫郁的见症与治法:“设面色缘缘正赤者,阳气怫郁在表,当解之、熏之”^[21]。《素问玄机原病式·热类》强调郁为“结滞壅塞而气不通畅”^[22],热郁则闭塞而不通畅,“热甚则腠理闭塞而郁结”,热气怫郁可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鼻不闻臭、舌不知味、筋痿骨痹、毛发堕落、皮肤不仁、肠不渗泄、心神昏冒诸症。《儒门事亲·五积六聚治同郁断》提及五郁之治属“五运为司天所制,故立此五法”^[23],五积“皆抑郁不伸而受其邪也。岂待司天克运,然后为之郁哉”?悟五郁之治而力倡汗吐下诸法。《丹溪心法·六郁》创气、血、痰、湿、热、食六郁及治郁名方越鞠丸,认为“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责之

于“当升者不升,当降者不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也,此为传化失常,六郁之病见矣”^[24]。

《医旨绪余·论五郁》言“夫五脏一有不平则郁”^[25],五郁释为肝郁、心郁、脾郁、肺郁、肾郁并附以方药,按“所胜平之,递相济养,交互克伐”钩玄。《医贯·郁病论》依据五行相因之理,提出“木郁则火亦郁于木中矣”“火郁则土自郁,土郁则金亦郁,金郁则水亦郁”^[26],主张逍遥散“治其木郁,而诸郁皆因而愈”,甚者加左金丸。《张氏医通·郁》注重“郁证多缘于志虑不伸,而气先受病”“郁证多患于妇人”^[27],从情志立论,“治法总不离乎逍遥、归脾、左金、降气、乌沉七气等方”。《不居集·郁论》称“百病皆生于郁,故凡病之属郁者,十常八九有本气自郁而病者,有别脏所乘而郁者”^[28],主张“凡七情五志,劳伤积食,各病皆属于郁”,重视“心气一郁,而百病相因皆郁,宜用赵敬斋补心丸,并归脾汤”,兼顾人事、情志调畅。《叶选医衡·五郁六郁解》讨论五郁、六郁的异同,认识到“夫郁者,闭结凝滞瘀蓄抑遏之总名。《内经》五郁,以运气言也。丹溪六郁,以病因言也”^[29]。

可见,古今探讨五郁、五郁之治及郁的医家众多,各有侧重,积淀厚重。郁生百病,“郁”逐渐演变为病因、病机、病症并辅以治法、方药,朱丹溪“六郁”阐释平易近人而大受后世推崇,超越《黄帝内经》“五郁”而家喻户晓。或许因五运六气理论的古奥艰深,运气异常所致郁、五郁的古今文献不乏摘录即止者、遇难而默者、望文生义者、自创为说者、临床喜得者、以讹传讹者。但细究“郁”由天地气运至人体脏腑再至人事情志的发展脉络,无法否认五运六气理论的肇始和启迪功劳,也透露出先贤由尊崇自然至尊崇自我的人性转变。

2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诸“郁”剖析

五运六气理论的概念命名,通常“五”指五运,“六”指六气。按五运六气基本格局,五运包括天干化运、统管全年的岁运(亦名中运、大运),分司一年五季的主运、客运,六气分为年年不变的主气、按地支变动的客气,将一年分为六季,又由地支所司的司天之气、在泉之气的分管上下半年^[30]。还包括胜复、郁发、升降、迁正退位、标本中气等五运六气理论概念。五郁按五行司化而命名,是否仅如后世提及的司天克运之郁?又是何司天克何运而为何郁?仅言五郁而未言六郁,是否六气不会被郁?疑问充斥其间。

笔者认为,五运六气篇章所论诸“郁”的理解难点在于中文表达的丰富性,五运六气理论构架的复杂性,溯源析流、剖析归纳对解决运气异常致郁的模糊认识大有裨益。《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前半部分详列六十甲子司天、在泉、岁运的五运六气变化规律,提出每岁“必折其郁气”、资其化源的治疗总则,每岁六步中包含若干热郁、气郁等,后半部分详述五

郁的郁极乃发、郁之甚者治之等,后世分别概括为五郁之微、五郁之甚等,各有阐释与创新。

2.1 岁运之气被司天在泉之气郁滞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曰“太阳,太微,太阴。戊辰、戊戌同正微。其运热,其化暄暑郁燠,其变炎烈沸腾,其病热郁。”太阳、太微、太阴分别为司天、岁运、在泉之气,戊辰、戊戌为干支纪年,其后为此年的气候变化特点,热郁为易发疾病,属火性偏盛的岁运之气被寒湿之性的司天在泉之气郁滞而引发的病症。

天干统司岁运,“戊癸之岁,火运统之”,岁运按阳干太过、阴干不及推演,10年一循环周期,戊年属火运太过之年。又按五音建运,火曰徵,太微亦指火运太过之岁。《素问·气交变大论篇》“岁火太过,炎暑流行”,故其化、其变为暖热、炎烈之象,暄、暑、郁、燠皆有炎热、温暖之义,并列则语气加强。

地支统司客气,司天之气、在泉之气按三阴三阳顺序逐年变换,司天之气分别为子午少阴君火、卯酉阳明燥金、辰戌太阳寒水、丑未太阴湿土、巳亥厥阴风木、寅申少阳相火,12年两循环周期。“辰戌之上,太阳主之”,太阳、太阴是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的省语代称。寒湿之气分居于上下(天地),分司上下半年,均为阴性之气,致病属阴性邪气。

逢戊辰、戊戌年,若岁运太过之气为司天、在泉之气所抑,岁运火热太过的程度因寒湿之气影响而减弱,则太微“同正微”,转为平气之纪,气和病轻。若火运太过之气被司天、在泉的寒湿之气所郁阻,寒湿之气郁滞火热岁气的升腾发散,易导致寒包于外、火郁于中的热郁疾病,即火热岁气被寒湿郁遏不能畅行,反成热郁。热郁亦即火郁,此“热郁”的成因与张从正提到的“司天克运”相似,但原文未限定司天或上半年。后文又有太阳司天之政,寒临太虚,阳气不令,寒政大举甚则火郁,“火发待时”,王冰注为四气乃发,郁证缓解。有“后人附托之嫌”的传世本《素问六气玄珠密语》所载天郁运五法^[31]、地郁运五法^{[31]538-539},分别按五行相克列举岁运被司天之气抑制而成郁气,在泉之气被岁运抑制而伏成伏郁的自然特点及病症表现,较之本篇所涉更为丰富,“五郁”队列式呈现。

2.2 主气被客气所郁

六气主客分司一年六季,主气按厥阴风木、少阴君火、少阳相火、太阴湿土、阳明燥金、太阳寒水的五行相生顺序更替,春升夏长、秋收冬藏固定不移;客气随纪年地支以司天之气定位三之气,按厥阴风木、少阴君火、太阴湿土、少阳相火、阳明燥金、太阳寒水的三阴三阳顺序更替,年年不同,6年一循环周期。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曰“凡此少阳司天之政……二之气,火反郁,白埃四起,云趋雨府,风不胜湿,雨乃零,民乃康。其病热郁于上,咳逆呕吐,疮发

于中,胸膈不利,头痛身热,昏愤脓疮。”此年份地支为寅申,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按六气主客六步推演,处于初夏季节的二之气,正当太阴湿土客气,郁滞少阴君火主气,故主气运行不畅,火反郁,病热郁于上,病位偏于人体上部。

“凡此太阳司天之政……二之气,大凉反至,民乃惨,草乃遇寒,火气遂抑,民病气郁中满,寒乃始。”此年份地支为辰戌,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二之气正当阳明燥金客气,加于少阴君火主气,气郁于中而致中满,病位偏于人体中部。

“凡此少阴司天之政……初之气,地气迁,燥将去,寒乃始,蛰复藏,水乃冰,霜复降,风乃至,阳气郁,民反周密,关节禁固,腰膝痛,炎暑将起,中外疮疡。二之气,阳气布,风乃行,春气以正,万物应荣,寒气时至,民乃和,其病淋,目瞑目赤,气郁于上而热。”此年份地支为子午,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处于春季的初之气,正当太阳寒水客气,加于厥阴风木主气,春时生升之气被寒郁滞,阳气不畅,故阳气郁。二之气,正当厥阴风木客气,加于少

阴君火主气,风助火力,春气以行,火热上行则目瞑目赤,下行则淋,故气壅于上而见火热病症;若间有寒气短暂反复,也可见寒包火的火郁之症。此处“气郁”之郁似兼具茂盛、郁滞两层字义。

以上三文均为主气被客气所郁滞而致郁,其共性特点为诸“郁”易发于春夏之季,春生夏长之势被湿滞或秋凉冬寒的阴性客气阻滞,“阴降”客气阻碍“阳升”主气而致郁。诸郁均为寒阻于外、火郁于中的病症,虽其中有用“气郁”描述的,似也可归于热郁、火郁之症,使人联想刘完素“六气皆从火化”之论。

2.3 郁之微提倡先时泻其所胜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在探讨诸司天之政时,无论客气六步的具体影响中是否有提及诸“郁”,其防治原则均论及“折其郁气”,语气略有不同(见表1),暗示诸年均有可能有“郁气”的可能,“客主不合”当为郁气的病因。受本篇“气有多少,发有微甚,微者当其气,甚者兼其下”及后世注家的影响,为与后文“郁之甚之治”相区别,后世将“折其郁气”的相关内容冠之“郁之微”进行探讨。

表1 郁之微概要

六气格局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正文	王冰注文	《论奥》引《玄珠》
太阳寒水司天之政	故岁宜苦以燥之温之,必折其郁气,先资其化源,抑其运气,扶其不胜,无使暴过而生其疾,食岁谷以全其真,避虚邪以安其正	化源,谓九月迎而取之,以补心火	取九月泻水之源
阳明燥金司天之政	故食岁谷以安其气,食间谷以去其邪,岁宜以咸以苦以辛,汗之清之散之,安其运气,无使受邪,折其郁气,资其化源	化源,谓六月迎而取之	取六月泻金之源
少阳相火司天之政	抑其运气,赞所不胜,必折其郁气,先取化源,暴过不生,苛疾不起	化源,年之前十二月迎而取之	取三月泻火之源
太阴湿土司天之政	必折其郁气,而取化源,益其岁气,无使邪胜,食岁谷以全其真,食间谷以保其精	九月化源,迎而取之,以补益也	取五月泻土之源
少阴君火司天之政	必抑其运气,资其岁胜,折其郁发,先取化源,无使暴过而生其病也	先于年前十二月,迎而取之	取三月泻火之源
厥阴风木司天之政	必折其郁气,资其化源,赞其运气,无使邪胜	化源,四月也,迎而取之	取年前十二月泻木之源

王冰注文未释“郁气”而逐一解释“化源”,先于时气偏胜之时迎而取之,含有预取平和之意,惜其文简略,不利理解。林亿新校正补释王冰之注,如太阳司天取九月,阳明司天取六月,意在“先取在天之气”,即太阳司天之政寒水之气偏盛,邪害心火,冬令尤甚,水旺十月,故先于九月迎而取之,先泻肾之源,以补心火。阳明司天之政燥气偏盛,邪害肝木,秋令尤甚,金旺七月,故先于六月泻金气,以和肝气。再如,少阳司天取年前十二月,太阴司天取九月,意在“先时取在地之气”,即依对应的在泉之气(厥阴风木、太阳寒水),先其当令旺时而调治。同时,新校正^[31]指出王冰注文“少阴司天取年前十二月,厥阴司天取四月,义不可解”,或存在“王注之月疑有误”的疑点,而《玄珠》之说“太阳、阳明之月与王冰合,少阳、少阴俱取三月,太阴取五月,厥阴取年前十二月”更易理解。

刘温舒《素问入式运气论奥·论治法》(以下简称《论奥》)所引《玄珠》较林亿新校正更细致,“太阳司天,取九月泻水之源;阳明司天,取六月泻金之

源;少阴司天,少阳司天,取三月泻火之源;太阴司天,取五月泻土之源;厥阴司天,取年前十二月泻木之源,乃用针迎而取之之法也”^[32]。按农历3个月为一季,长夏湿土应于夏季末月,均取应季的前一月为先时之期,针刺泻法,理法简便易记,成为“郁之微”的后世调治参照^[33]。

此外,传世本《素问六气玄珠密语·迎随补泻纪篇》从五行之胜而论,未言“郁气”^[31]466-468。主张将胜之时,先其时“迎而取之”,各取本经源穴(即原穴)行泻法,或用药泻胜补衰(见表2)。若见胜气则“资者补之,取者泻之,当泻其胜实,补其衰弱也”,泻本经原穴,补克伐之经原穴,如“木气之胜,土当衰弱也,故泻其肝源,补其脾源也”。其针法“以外至内而出曰泻也,以内至外而出曰补也”,颇可借鉴。即按穴得气即下针至三分,留针数呼(五行生数),弹针得气即进针至五分,再留针数呼(五行成数),候气相接而急出针,泻有余之气为泻法。按穴得气即下针至五分,留针数呼(五行生数),得气动即抽针至三分,再留针数呼(五行成数)而出针,“引

阴至阳”为补法。此说与《素问遗篇》所论当可互参。

表 2 传世本《素问六气玄珠密语·迎随补泻纪篇》五行将胜概要

五行将胜	先兆之候	迎而取之	取穴	针法	用药
木将胜	苍埃先见于林木,木乃有声,震星光芒;宫音失调,倮虫不滋,雨湿失令	十二月 先泻肝之源	太冲(左足大指本节 后三寸陷者中,足厥 阴肝经原穴)	先以左手按穴,得动气乃下针。针入三分,留三呼。乃四面以手弹之,令气至针下,即推而进至五分,留八呼。针头似动,气相接也,乃急出其针,次以手扪之	①用辛平之,罚木之胜。 ②用甘全之,佐土之衰。 ③无令食酸物,佐木之胜
火将胜	远视天涯,光辉赤气;山川草木,先乃焦枯;甲虫之体,遍生燥疥;商音之声,先乃失调	于三月 先泻心之源	大陵(掌后两骨间陷者中,手厥阴心包经原穴) 神门(在掌后兑骨之端陷者中,手少阴心经原穴)	先以左手按穴,得动气乃下针。针入三分,留二呼。乃四面以手弹之,气至针下,即推而进针,至于五分,留七呼。针头似动,其气相接也,急出其针,可泻有余之气(此泻包络小心之源法,应相火之胜。泻真心之源,刺法同,应君火)	①用咸平之,罚火之胜也。 ②用辛全之,补金之衰。 ③勿食其苦物,佐火之胜
土将胜	山石先润,黄埃四起,溽暑乃作,云气乃扰,雾翳乃施,羽音先少	于五月 先泻脾之源	太白(在足内侧校骨陷者中,足太阴脾经原穴)	先以左手按穴,得动气乃下针。针至三分,留五呼。以手弹之,气至针下乃推而进至五分,留五呼。针头似动,急出其针,取泻其有余之气,令脾气不盛,勿伤肾	①用酸平之,罚土之胜。 ②用咸全之,补肾之衰。 ③勿食其甘物,佐土之胜
金将胜	西风数起,松篁发籁,土生鹵白,地气先燥,山彰白气,肃杀乃作,木凋草萎,角音乃亏	于六月 先泻肺之源	太渊(在掌后大筋一寸五分间陷者中,手太阴肺经原穴)	先以左手按穴,得动气乃下针。至三分,留四呼。以手四面弹之,气至针下推而进针至五分,留九呼。得气乃急出之,可泻肺气之有余,令勿伤肝	①用苦平之,罚金之胜。 ②用酸全之,补肝之衰。 ③勿食其辛物,佐金之胜
水将胜	天色沉阴,鸣鸟不语,太虚晦黯,阳光不治,冷气先至,微音不及,荧惑不见	于九月 先泻肾之源	太溪(在足内踝下起大骨下陷中,足少阴肾经原穴)	先以左手按穴,得动气乃下针。针入三分,留一呼。以手四面弹之,令气至针下,即推而进针至五分,留六呼。得气即急出之,即泻肾气之有余,无令伤于心气	①用甘以平之,罚肾气之胜也。 ②用苦全之,补心气之衰也。 ③无令食咸物,佐肾之胜

2.4 “郁之甚之治”循胜气、郁气探讨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说“郁之甚者,治之奈何?岐伯曰: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1]84}王冰注曰“天地五行应运,有郁抑不伸之甚者也。”强调郁抑不伸的严重程度,郁的主体较宽泛,未如前限制在“郁抑天气”的释义。

受胜复、郁发理论架构的启发,后世医家或按岁运太过、不及而分论五郁(见表3)。若岁运太过之年,本气偏胜成为胜气;本气所胜之气(我克)因克伐过度而郁滞成为郁气。其后视郁气严重程度,或郁极而暴发、怒发,或本气所不胜之气(克我)成为复气,制约本气偏胜,待时而解其郁。干预调治宜泻太过的本气(胜气),扶助克我的复气,适度抑制本气的生我之气,以缓解郁气,抑强扶弱,恢复诸气平

衡,并善加利用解郁时机提升效率。如岁木太过,木气偏胜,土气被郁而成土郁,土郁极则发;金气来复,以制约木气偏胜,金为复气;治当清泻木气之胜,扶助金气之复,缓解土气之郁。

若岁运不及之年,本气虚弱,所胜之气(我克)反侮(反克)本气,所不胜之气(克我)旺胜而为胜气,加重克伐本气,则本气郁滞成为郁气。干预调治宜扶助虚弱不及的本气,补母气以生我,泻子气以消减反侮,泻胜气以消减克我,从而抑强扶弱,缓解郁气,恢复诸气平衡,同时也需把握时机,因势利导,事半功倍。如岁木不及,土气反侮木气,金气偏胜,过度克伐木气,而致木气郁滞;治当扶助不足的木气,温振肝气以求自救,并抑制金气,疏峻土气,以减轻对木气的克伐。

表 3 岁运太过、不及所致五郁

五郁	岁运不及	岁运太过
木郁	木运不及之年 金气来乘致木郁	金运太过之年 金胜乘木致木郁
火郁	火运不及之年 水气来乘致火郁	水运太过之年 水胜乘火致火郁
土郁	土运不及之年 木气来乘致土郁	木运太过之年 木胜乘土致土郁
金郁	金运不及之年 火气来乘致金郁	火运太过之年 火胜乘金致金郁
水郁	水运不及之年 土气来乘致水郁	土运太过之年 土胜乘水致水郁

这种“郁之甚之治”区分岁运太过、不及所致胜气、郁气的思路,在当代教材(如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五运六气概论》^[34])和

期刊论文(如李清等“郁之甚”探讨^[33])也有异曲同工的阐释,其溯源探流尚需进一步解惑。《论奥·论六病》^{[32]36}所论“运太过则不胜者受邪,运不及则

所胜者来克。主客胜复郁发,其病作矣。”《论奥·论胜复》所论“太过则先天时化,以气胜实,故不胜者受邪。不及则后天时化,以气衰虚,故胜己者来克。被克之后,必待时而复也”^{[32]31},成为目前追溯到较早的相关阐述。

马印麟^{[32]142-144}《瘟疫发源》别具巧思,重视“时气郁滞化火为疫”^[35],木郁化火为疫,达之以龙胆泻肝汤研服五瘟丹加羌活、防风;少阴君火郁而化火为疫,发之以竹叶导赤散研化五瘟丹;少阳相火郁而化火为疫,发之以凉膈散同研五瘟丹;土郁化火为疫,夺之以泻黄散同研五瘟丹;金郁化火为疫,泻之以泻白散同研五瘟丹;水郁化火为疫,折之以连翘解毒饮送服五瘟丹。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杨力教授提出木郁达之宜扶木抑金,火郁发之宜培土以制水,金郁泄之宜扶肺助肺气、承制心火,土郁夺之宜抑木扶土,水郁折之宜温阳化气。因岁金太过,克制木气,肃杀金气,草木不生,木郁导致肝脾失调,属受运气影响的群体性时令疾病,非仅受脏腑本身之气影响,此时木郁治疗不可疏肝泄肝,重伤肝木之气,宜用制金扶木、温振肝气。其他所涉如五郁之治及郁极乃发、待时而作等,后世阐释亦丰,本文暂不讨论。

综上所述,源自《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的五郁之论并未局限于木郁、火郁、土郁、金郁、水郁的字面表达及“郁之甚之治”的五郁治则,涉及的诸“郁”病证均为郁滞不畅导致,可按五郁归纳。在本篇中,郁见于岁运之气被司天在泉之气郁滞、主气被客气所郁,又有郁滞轻重、重甚之别;主张先时择机预防、适时因势利导调治,针刺、用药法则可参考《素问六气玄珠密语》等后世医家的阐释。同时,区分岁运本气太过、不及、循胜气、郁气的差异而辨别“郁”结病位及脏腑虚实,并采用针对性干预措施以抑强扶弱,对避免临床遽犯“虚虚实实”之误具有重要价值。《黄帝内经》运气异常致“郁”的探究还涉及《素问遗篇》诸郁剖析,可予互参,限于篇幅另文详述。根据五运六气理论原则,诸郁之时天人互感,自然气候、物候及人体脏腑、情志、病候皆受郁滞影响,其与精神类疾病的内在联系已见关注^[36-37]。随着《黄帝内经》诸“郁”本义的深入探索,对临床重视的情志不畅致“郁”亦有积极的启迪价值。

参考文献:

- [1] 刘素华,杜松.五运六气经典集粹[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7:58-84.
- [2] 李亚慧,赵红霞,高蕊.中医郁证病名解析[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0,26(4):430-432.
- [3] 魏景景,张立平,赵凯维.《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五郁”治则探微[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8,24(9):1192-1193.
- [4] 张国松,易法银.中医之“郁”探讨[J].中医杂志,2020,61(3):261-263.
- [5] 于峥,黄晓华,滕静如,等.肝主疏泄畅情志的理论内涵及临床应用[J].中医杂志,2013,54(22):1914-1916.
- [6] 杨威,于峥.“五脏以肝为贵”辨析[J].北京中医药,2012,31

(1):33-35.

- [7] 古代汉语词典编写组.古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930-1931.
- [8]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71.
- [9] 董娴,段逸山,高驰.释“郁”[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8,33(2):462-465.
- [10] 邓欣祺,李先涛.中医“五郁”理论发展源流初探[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5,30(12):4224-4226.
- [11] 司鹏飞,李成卫,王庆国.基于知识考古学的中医郁证理论演变分析[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4,29(4):982-985.
- [12] 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医药学名词[S].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252.
- [13] 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医药学名词[S].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90-91.
- [14] 杨威,刘素华,于峥,王冰次注《素问》学术思想探讨[J].河北中医杂志,2013,28(3):7-8.
- [15] 邹勇.《素问遗篇》考[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7,41(5):373-374.
- [16] 陆懋修.世补斋医书[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4:351.
- [17] 张志聪.张志聪医学全书[M].郑林,主编.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371-616.
- [18] 王履.医经溯洄集[M].章升懋,点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64-69.
- [19] 吴崑.内经素问吴注[M].山东中医院中医文献研究室,点校.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339.
- [20] 张介宾.张景岳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1123.
- [21] 张仲景.伤寒论[M].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12.
- [22] 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5.
- [23] 张从正.儒门事亲[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30-31.
- [24] 朱震亨.丹溪心法[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64.
- [25] 孙一奎.孙一奎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668.
- [26] 赵献可.医贯[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27-30.
- [27] 张璐.张璐医学全书[M].张民庆,王兴华,刘华东,主编.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98-99.
- [28] 吴澄.不居集[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299-301.
- [29] 叶选医衡[M].张明锐,注.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2:105-106.
- [30] 杨威,白卫国.五运六气研究[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1:132-184.
- [31] 张登本,孙理军.王冰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502-503.
- [32] 于峥,鲍继洪.五运六气珍本集成[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7:38-39.
- [33] 李清,潘桂娟.《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五郁探微[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0,25(3):332-334.
- [34] 苏颖.五运六气概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72-75.
- [35] 王国为,徐世杰,杨威.清初医家马印麟对三年化疫理论的创见[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35(11):5360-5363.
- [36] 李亚天,贾弘晓,郭霞珍,等.基于五运六气研究重性抑郁和双相情感障碍禀赋和发病相关性[J].世界中医药,2018,13(5):1053-1057.
- [37] 郑若韵,贺娟,熊为锋,等.静顺汤对抑郁模型大鼠行为学及海马单胺神经递质水平的影响[J].中医药导报,2021,27(1):42-46.

收稿日期:2020-07-10